

有种打死我

陈铁军
著

7
华夏出版社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9-2000年卷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9 年—2000 年卷

小 说 集

有种打死我

陈铁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种打死我/陈铁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ISBN 7-5080-2209-2

I. 有…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2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7.5印张 172千字

2000年8月北京第1版 200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1.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评审委员会

主任 袁 鹰 谢永旺

副主任 崔道怡 冯立三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立三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韧 张 镗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林 莽 袁 鹰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谢永旺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总策划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 镗 王智钧

副主任 陈泽顺 施天枝

委员 高 苏 倪友葵 高立宪 朱晓岭 李小慧

鲁朝晖 李朝全

总 序

袁 鹰 谢永旺

现在送到读者手里的，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9—2000年卷，十二部作品。这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卷了，连同1994年以来出版的各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已经为六十四位青年作者提供了六十三部第一本作品专集的出书机会，协助他们更坚定地步入文学行列，去迎接新世纪的黎明。作为编者，每念及此，都不禁感到十分欢喜。在本卷出版之际，我们向本丛书的策划者、资助者、出版者和推荐书稿的有关部门及作家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向送稿给我们的青年作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听说，有的作者本来已有条件在别的丛书或出版社出书，依然耐心地等待我们审稿，愿意将第一本书在本丛书出版。这样的信任，足以让我们感动和欣慰了。

以前各卷的序言已经屡屡提及,这套丛书是面向青年作者的,不妨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它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而尚未出书的年轻人铺路搭桥,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也是全国性的大工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在做着眼前的编选工作时,我们心里对未来的文学怀抱着热切的希望;希望经我们的手使第一本书面世的作者们,都能英姿勃发地升入璀璨的文学星空,闪耀出明亮的光芒。回想起来,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已出的四卷中,不少作品在省市地区受到很多关注和奖励,两部诗集获得鲁迅文学奖,一位作者获得冯牧文学奖的“文学新人”奖,而大多数作者继续写作着,并有许多新的不容忽视的成功与发展。他们的实绩证明着他们的确具有远大的前途。编好这一卷,觉得我们的希望又一次落在实处了。

这十二部作品,是从五倍于此的推荐稿中,经过初审、复审和终审,慎重比较而遴选出来的。有的取材于现代都市新的生活与人物,有的关注着农村现实新的发展与问题,也有的更加深入地观察和描写着底层人们的生存与愿望;在写法上,有的作品近于传统,扎实厚重,有的趋向新奇,妙想联翩;但可以看出,都来源于作者的切身感受,真实,健康,有才气。这一卷只有小说和诗歌,没能从散文与评论中选出较为满意的文稿,因而显得品种单调,这是我们也觉遗憾的。

在以前几卷的序言中也曾屡屡提及,我们努力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我们的编审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惟一取舍标准。我们力求公正地对待每一部推荐稿。但作为第一部书的推荐稿,既然是青年人的发轫之作,难免各篇水平不齐,各部水平又时有接近。编审委员在审稿时,则尤其注意于创作上的特色和作者的潜质,注重其今后的发展之势。不妨从编委的“审读意见”中

摘引几则,以见一斑。例如一部小说稿,一位编委初审写道:“总的看来,作品有着强烈鲜明的个人特点、个人品格,感受敏锐,叙述精炼。”另一位编委复审又写道:“首先,艺术感受非常好。作者能够捕捉普通生活中那种富有艺术情味的细节,并善于营造规定情景的艺术氛围。”“其次,思想的开掘新鲜而锐利。在众多年轻文学新人更多是写身边或自身之事时,他笔墨较多触及社会现实乃至历史,并能给予新的诠释。”“潜力就在这里,它能让入感受到其后劲之足,更大成就指日可待。”这样的作品,经过终审,自然入选了。再如一部诗集,一位编委初审写道:“这是我所读到的最好的‘打工仔’诗歌。表达了一个乡村青年来到现代都市的心路历程。充满生活实感、灵动清新的意象,现代的跳跃的语言。”另一位编委复审时又写道:“在诗越来越沦为与世界无关的某些人的喃喃自语,脂粉气、小家子气充斥我们诗坛的时候”,他的诗,“那种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全方位的介入,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打工者一族生存状态的关怀,是引人注目的。”这样的诗作,经过终审,当然也入选了。入选的集子,又经过了编者的筛选,保留独特的,删除比较一般的,力求精粹好读;同时,分别写了序言略作评析,期望对作者也有所补益。

年轻作家属于未来,属于新的时代。收入本丛书的作者,已经走向新世纪的大门。这里想再说两句话,作为寄语:一句是坚持写下去,一句是写得更好些。这类话耳熟能详,何必再来唠叨辞费?我们也是有感而发!在浮躁之风日益吹拂文坛的时候,把文学作为一种高尚的事业,坚持写下去和写得更好些,已然是很可宝贵的品格了。而为了能够“坚持”和“更好”,就有一个文学理想的问题。总的说来,文学应当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即使是“纯艺术”的追求吧,也是一种审美,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鲁迅一生提倡文学为人生,主张文学应对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这至今仍值得记

起。至于具体的艺术方法和途径,完全可以各异其趣。即以表现时代来说,亦如鲁迅先生所说,可以写出一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巍峨宏大,也可以是一雕栏一画础,虽细小,所得更为分明。还有象征、虚幻、变形等种种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的文学思潮与路数,这都是不能划一的。不过,一个作家有没有一个高远的文学理想,在气质和风度上是迥然不同的。有理想才有追求,有激情,有是非,有爱憎,有不停顿的探索和创造。文学理想,实为文学上大家风范的前提。再过几个月,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正好,让我们珍重之,共勉之。

2000年夏

序

掘一口自己的“井”

白 描

至今我没有见过陈铁军。

留意到中原土地上这个青年作者，是读他的《捏你跟玩似的》这篇小说。虽然只是一个小中篇，但当时印象深刻，小说里那个为了女人自己和自己较劲的于保长，连同现实中这个为了小说自己和自己较劲的陈铁军，一并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直到审读这套丛书稿，才系统地读了陈铁军的小说，也进一步认识了陈铁军。这是一个对于小说艺术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想法的年轻人。说他自己跟自己较劲，是因为他花很大气力，似乎就是刻意要走一条符合自己小说理念的路子，舍此概不为之。这注定了他的

说写得不可能轻松，也注定了他的小说会有自己的特色。

陈铁军小说有什么特色？

首先，他的作品能激起人阅读的兴趣甚至是兴奋。他的每一篇作品，无论篇幅长短，事件复杂或者简单，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冷静、凝重、智慧和不乏幽默的叙事风格，更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讲故事本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但在小说故事甚至是情节淡化倾向盛行的今天，我们读很多小说作品，已经很难获得这种体验了。故事情节淡化，可能是因小说观念的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小说家想象力退化或者匮乏从而招致的无奈之举，而作为小说家，如果失去了想象力，其作品必然枯涩无味。陈铁军讲述给我们的一系列故事，尽管有时显露出刻意结撰的痕迹，但你可能还是要为他那丰富的想象力称奇叫绝，他会引领你进入一个个氤氲着独特氛围的奇妙世界，让你充满新奇或者惊奇地去领略只在那里才会有的奇特风光，这正是我们读小说作品所期望的。

其次，陈铁军看重故事，并不仅仅是把故事作为小说取胜的惟一砝码，他的故事尽管都很有趣，但显而易见，他在致力于越过故事魅力的表层，借助故事的脚手架，力图钻探“一口井”，深入地探究他的人物的精神内核，表述他对生活的某种哲思。每个故事，作者又有不同深入发掘的“点”，显示出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多向的探索和思考。《捏你跟玩似的》，通过一个行恶者难以摆脱的恐惧，揭示“有些东西看来是丝毫冒犯不得的。谁要是一旦掉以轻心冒犯了它，一生一世就再也别想有片刻的安生了。它将想尽一切办法惩罚你，不论你躲到哪里，都无法躲开这种惩罚，直到你死去”。这种恐怖的惩罚不是来自对手，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激情杀人》假以荒诞不经的故事，将一个强烈渴望出名、强烈渴望引人注目的偏执狂的变态人格推到极致进行渲染和展现，描绘出人的欲望的毒火一旦失控，将会产生多大

的能量,同时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有种打死我》和《大爷》,以近似寓言的奇思和笔法,写世态人情,写社会和人的命运,给人感情以强烈的撞击力。《山人》把山中的静与山外的动交织互补,以静映动,力图通过生活的一个侧面展现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曲折行进的历史,作者笔墨虽显滞涩,却也使我们能够体察到生活的某种质感。《大头出道儿》通过一个老实本分的汉子历经意想不到的遭遇心理发生的裂变,揭示了现实生活中道德价值观如何失衡错位和由此引发的潜伏于人性中丑与恶的萌生滋长,令人感到难言的苦涩与悲哀。生活与人性的本质,是陈铁军始终关注和探究的焦点。他很想为他的读者剥开包裹在生活 and 人性上的外壳,亮出一些本真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有限,但他的努力我们是确实确实感觉到了。

还有,陈铁军写人物,写故事,总是尽可能寻找某种历史和现实的强大背景作为依托,营造某种浓郁的时代文化的氛围,因而使作品传递出的生活内容、人性内容和心理现实,有种厚重感、纵深感。显然西方一些经典作家对作者影响较大,如马尔克斯、茨威格等。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他们那里借鉴和汲取的东西,是想努力经过消化而化为自己的营养,他想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倚重故事张力的外倾型审美追求和西方精细入微的内倾型心理写像中寻找一种平衡点,使二者的优势得以互补。这种尝试,可以说已经使陈铁军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属于他的个性化品格。

陈铁军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开掘深意,但在对有些题材的处理或特定情境的把握上,有时会给人以牵强生硬之感。他的作品如果在质朴、自然、熨帖方面更讲究一些,我想他的创作还会再上一层楼。

2000年5月

目 录

- { 1 } 总 序 袁 鹰 谢永旺
{ 1 } 序 掘一口自己的“井” 白 描
- { 1 } 捏你跟玩似的
- { 30 } 山 人
- { 74 } 大 爷
- { 114 } 那个冬天我很快乐
- { 149 } 激情杀人
- { 193 } 有种打死我
- { 212 } 干气没法儿

捏你跟玩似的

1

这事儿要搁现在根本不算个事儿，但在那时候人眼里，却像俗话常说的，炒咸菜放酱油——太严（盐）重了，以至于闹出了人命。

惹出这事儿的人叫张驴儿。那时候，虽然不少大都市里都出现了有轨电车，但我们郑州这样小地方，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牲口。在人多繁华之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小毛驴拴在那里，脖子系个铜铃铛，背上搭条粗布褥子，就是干这个的。赶脚的人们，只要花几枚铜子儿，就可以雇一头这样的驴骑上，由驴的主人牵着，一溜小跑地上路了。那时候人串个亲戚赶个庙会什么的，一般都是能骑驴就骑驴，相当于现在打“的”一样。就连警察下乡办案，用现在话说叫出现场，也都是骑着驴去。而那些赶驴为生的人，人们很少直呼他们的名字，一般都是姓李叫李驴儿，姓张

叫张驴儿。张驴儿的驴大部分时间就拴在我们郑州的西门口。

诱发这事儿的直接原因是张驴儿用他的毛驴驮回来一个人。不是寻常人，而是个红袄红裤，头上搭着红盖头的小女人。也就是说，这个叫张驴儿的汉子结婚了，他用他的毛驴给自己驮回来了一个新媳妇儿。按说这是一件好事儿，用后来的话说叫做“少了两个单干户，多了一个互帮组”，应该恭喜张驴儿才是。可问题出就出在，张驴儿不知从哪儿驮来的这个人，偏偏长得就像俗话常说的花枝也似，让人不看则已，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背离了老人们常言的成功择偶经验，找女人最好找那种三心女人——看着恶心，想起来伤心，留在家里放心——才不至于一天到晚操心。这就为他招致了后来的麻烦。就像俗话常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把张驴儿女人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的这人姓于，是西门口这一片儿的一个保长。于保长所以能混成保长，是因为他在西门口谁也不敢惹，外号叫做西霸天，用现在话说就是流氓恶霸。这人因为什么书都没读过，所以没被扭曲，活得很健康很自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干怎么干，笑骂由人笑骂，好事我自为之。当然，他最常干的主要是糟蹋良家妇女。他日常占有过的女人转句文辞儿都可以叫做不计其数，但是自从见到张驴儿的女人以后，他觉得以前那些女人全被比得找不着了，油然而升了一种枉活了一世的空虚感。这种空荡荡的感觉使得他一天到晚失魂落魄，自己都当不住自己两脚的家儿，没事儿找事儿地就要到张驴儿家那一片儿转转。尽管他明知道再转也是白转，那女人已经是俗话常说的城隍庙里的猪头——有主儿的东西了，他就是把腿转折了这里面也不可能有他什么事儿，但是好像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稍微充实一些。按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儿，用现在话讲叫做爱情。一生之中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爱的于保长，这会儿破天荒地爱上了一个人。本来，对于美好的事物，除了猪以

外谁都会有个追求,这很正常,放在这会儿不仅不算个事儿,还会被称为有志青年。可问题出就出在于保长不幸生在那个人们精神境界普遍不高的年代,这就决定了他遇到这种事情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正当而健康的手段,比如第三者插足,去实现他的追求,而是选择了一个现在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办法。由于那时正当乱世,战火频仍,各路军阀普遍的感到人手不够,所以动不动役使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家里喂着牲口的老百姓,都要轮流赶着牲口给他们当差,叫民夫运送粮草和辎重。而帮着他们摊派这件差事的人就是当地的保长。于保长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本来张驴儿前几天刚当过差,却把本该轮到别人的差事硬派给了他,而且不等这个被派开的男人走远,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踢开门把这个男人的女人强奸了,把一件本来理直气壮之事弄成了理屈辞穷之事。

可想而知,张驴儿交差归来之日,他的女人肯定要向他哭诉这件事儿。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不过自己女人被人用了用。按照现在人的观念,女人就像这世界其他东西一样,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谁用都属正常现象。那种把公共财物居为己有别人用用都不让用的行为是极端自私的行为,已经被公认为是不道德的,特别是具体到女性来说,简直就是对她们最大的不尊重。张驴儿如果是个高尚的人,就不应该在这种区区小事儿上吃亏占便宜地斤斤计较。退一步讲,他的认识就是达不到这样的高层次,仅仅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也可以把坏事儿变好事儿。譬如找到于保长,问他是想公了还是私了。想公了咱们就公事公办,若想私了也可以,拿钱来我就什么都不予追究。一般人碰到这种事儿上没有不愿私了的,即使那些抠个屁眼儿也要嘞指头的人,到这时也会巴不得破财消灾。反正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再怎么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了,与其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什么也得不到,还不如化小化了从中得点

儿实惠,用古代的话讲叫做“诈他一个小富贵”,这才是正确健康的人生观。可是那时候人们商品观念普遍的淡薄,张驴儿竟连这种起码的精神境界也没有。就像于保长一样,他一遇到事儿头上,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把事情弄好,而是怎样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处理这事儿的办法简直令现在的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有力气没脑子的人听完女人的哭诉,二话不说,抄起一把菜刀直接去了于保长家。就这样,由于那时候人的愚昧,一来二去地,终于把一件原本都算不得事儿的事儿闹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儿。

张驴儿原就是个血性汉子,当时又正在气头上,照着他的意思,本来是要把于保长一刀劈了的。如果于保长这时候让这个七窍生烟之人碰上了,身首异处这个词用在他身上肯定是没跑的了。但事情巧就巧在当时他正好不在家,让杀到他门上的人扑了个空。等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口恶气无处可出的张驴儿正在大刀阔斧地砸他的家。于保长既然是个流氓恶霸,在西门口一片儿是爷字辈儿的,从来都是人家怕他他没怕过别人,现在居然有人欺负到他头上不说还把他家砸了,要搁平时他早就不饶了,但在这件事情上理亏的毕竟是他,这样一来他的心就比较虚,不愿意跟张驴儿锱铢必较,闹得事情更加不可收拾,所以索性躲着就没照头,准备认了这壶酒钱算了。于保长原来的打算是吃点儿亏就吃点儿亏吧,不就是几件破家什么,砸烂了咱再买新的,让张驴儿出了这口恶气,事情也就过去了。这等于给张驴儿一个下台的余地。本来像于保长这种鬼神不认的人,能让到这一步已经很难了,张驴儿如果见好就收,既挽回了面子,也没有以后的事儿了。可是这人用我们郑州话说叫做拗蛋筋,不论干什么事儿非得一条道走到黑不可,什么时候不见到棺材都不落泪儿。于保长这么一露怯,反而使得他的脑袋更加昏热,觉得这世上除了他自己就再没别人了,不仅没有就此收场,反而红着眼睛住在了于保长家里,咬牙切齿扬言道,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他就不信姓于的一辈子不回家了，只要这个王八蛋敢回来，他张驴儿不把他头剁了就把前面的张字儿去了光叫个驴儿。事情就这么一下子闹僵了。

于保长直到这会儿才明白这事儿决不是个小可之事儿。尽管这人一生走路都是横行，但有俗语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遇上张驴儿这种连命都豁出来不要了的人，不由得也害怕起来。这个由于害怕愈发躲在外面不敢回家的人，越躲越觉得不是个事儿，心想不行，这样躲下去得躲到哪天哪月，岂不把他好不容易混出来的名头躲坏完了，而且躲得过初一很难说就一定能躲得过十五，说不定哪一天不幸没躲开，自己这条性命就交待了。看来事已至此，非想个什么办法了结了不可。这么一想，在犄角儿旮旯儿里躲来躲去的于保长，终于横下心来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去找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区警察署的高警长，把事情原委从头至尾说了，问高警长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张驴儿的不幸从这儿起便被锁定了。

高警长和于保长的关系，用我们郑州话说叫做特别“把私儿”，也就是好得恨不能伙了一条裤子的意思。高警长日常收刮的民脂民膏，都是他自己不便出面，而由于保长这样的人在各自辖区商民那儿替他勒派的。不是都说警匪一家么，高警长听于保长这么一说，觉着这事儿他无论如何都得管一管。一者朋友有难处，求到门上了，说出来的话不能让落地上；二者像于保长这种得力之人，日后还要多多借重，帮这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三者那个狗日的张驴儿他早就看着不顺眼了，他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案，骑个破驴这种人竟还收驴钱，这次正好把他抬掖了。所以不待于保长说完，高警长立刻爽然道，不就这么个鸡巴事儿么，放心交给我好了，你只要照我说的这么这么办，剩下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当天就领着手下一帮警士，将还在于保长家苦守着仇人的张驴儿捆进了区署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打，打